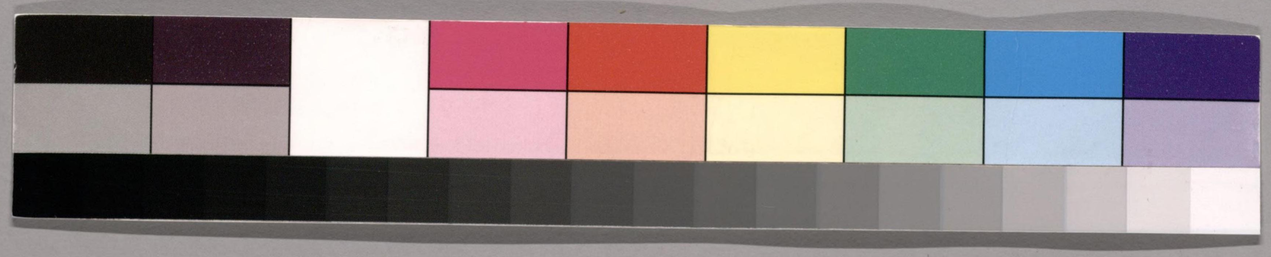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

為詳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章到一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亡

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放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亦有太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午未爲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

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氏惠曰孫臏疏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丑。火王在寅卯辰巳午未。土王在申酉戌丑辰未。法以二十畫爲孤。無畫爲虛。二十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爲柱。下文分兩邊自解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草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趙氏曰古甲以皮爲之。故爾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人和爲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在我者可恃。通考仁山金氏曰粟牛皮者爲革甲。青牛皮者爲兕甲。即今水牛也。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稱。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至。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矣。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爲守。○雙峯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

他不以命來召爲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敬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不與孔子相見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齊王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觀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擎跽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眞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
反　官謂朝內　在外不俟車　並出禮記　言孟子本欲朝王而
玉藻篇
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　慊口簟反　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
聲道理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
値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値則通視其重之
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

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益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吾仁子恩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去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了而後

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祖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一則曰仲文亦可見師之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爲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太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耶○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南軒張氏曰孔子膰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爲爲肉知者以爲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知者或以爲要君知者則以爲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

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爲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爲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爲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爲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爲迂闊。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音逸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
按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
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
受。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
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聲。也。未有所處。則無
取。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爲義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與。唯當去聲於理而已。[慶源輔氏曰]孟子於

抵無予尹氏併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離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聲。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氏惠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雙峰饒氏曰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此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去上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曰陳氏名暘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喩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峰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通考趙氏惠曰周禮王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蚳鼃。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蚳鼃有言責。鼃雖未自以爲罪。然諫不行能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蠹賢於距心矣。○雙峰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膰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雲峰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南軒張氏曰　孟子雖爲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爲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　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爲有司南軒以爲驩正是治之者

附纂　黃氏洵饒曰　孟子爲卿於齊章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齊南邑。今泰州嬴縣。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
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慶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也。○但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爲之棺槨者。蓋欲其
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爲人觀視之美也。蓋必
如此。然後於人心爲盡取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
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爲人觀美之故也。○
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
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爲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
亦七寸也。○雙峰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爲視得之爲有財言之
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爲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去聲比猶爲下同恔音效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泛級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爲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爲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恔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爲悅不爲恔也必悅且恔然後於心爲盡不得爲而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則制不得爲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爲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殺與同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下一節形甸反。

解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燕爲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以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也其道則三王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朱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魯敬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是倩防險詖之私臆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雙峰饒

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甚。而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心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之心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

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彼周公豈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爲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過。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峰胡氏曰。詖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爲詐。舜爲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爲畔。周公爲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自然者爾。附纂逆先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不能勉其君以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爲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去聲之曲爲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章。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爲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爲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爲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爲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于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爲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奉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其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趙氏曰四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而受此萬鍾之饋是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況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時子是就人欲中

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爲
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
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反徒玩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形甸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弟子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離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峰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喩。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喩。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喩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爲不知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矣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申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見申詳泄柳不苟合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己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下以爲同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爲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爲王留行者難有

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爲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爲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音權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何可反簣者所以爲果也。易乾卦文言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宋子曰孟子與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爲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眞小丈夫哉。○雙峰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簣之恝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宜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

通考趙氏熹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新安

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乎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竝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峰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于天。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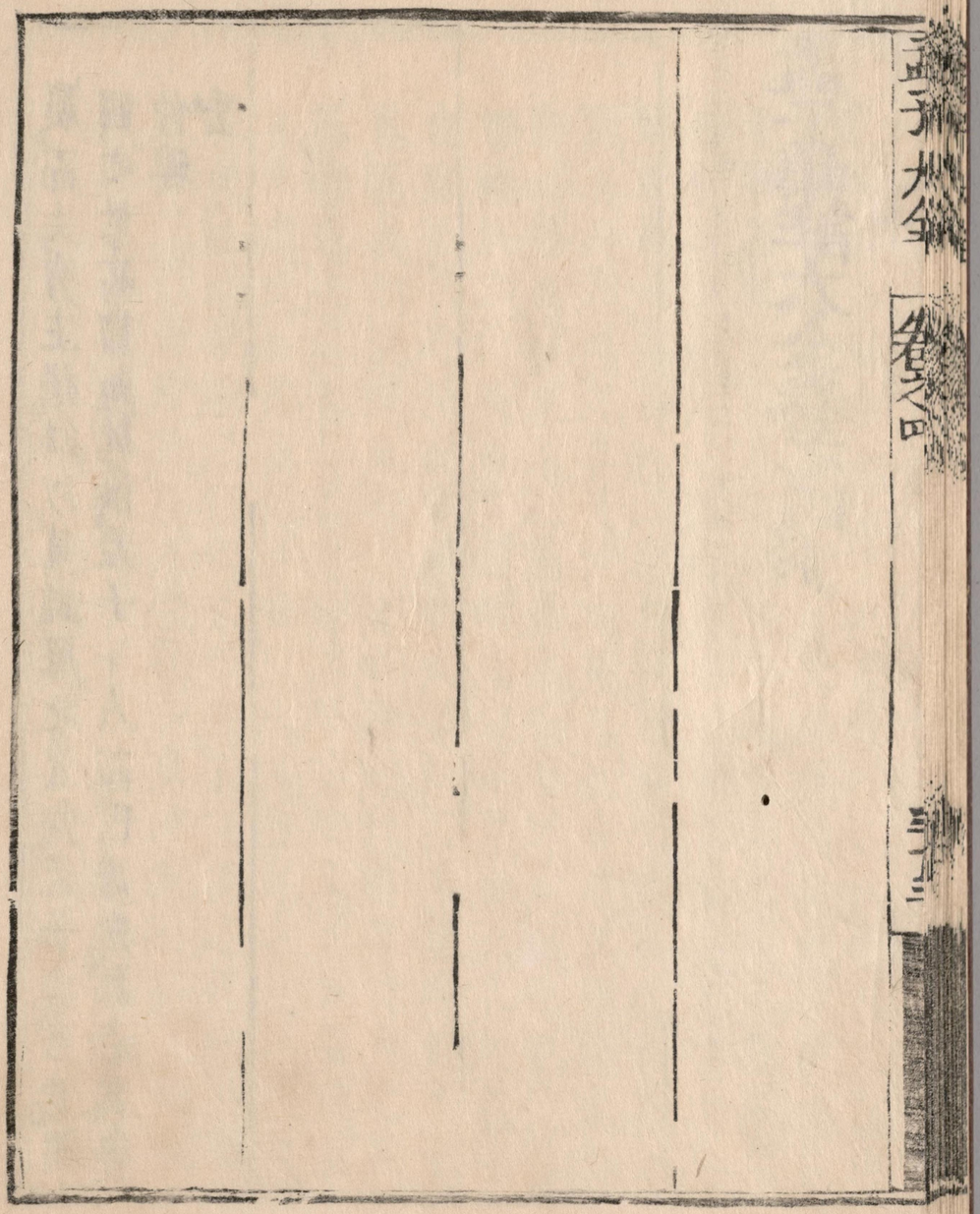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戒嚴耳。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爲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爲。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爲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爲臣。所以止爲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爲祿所縻。是爲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主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終

170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